夢一樣的黃蓓佳

默一

燈下集

最近讀到一篇文章，寫的是內地著名女作家黃蓓佳的點滴小事，不禁勾起我對這位同鄉作家一種特別的回憶。

黃蓓佳，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，以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、《我要做個好孩子》等作品享譽於內地文學界。我和她緣慳一面，可是我很早就讀過她不少作品，並且長久地關注着她，對她本人有着一種特別的親切感，感覺就像認識了好久的朋友似的。知道黃蓓佳這個名字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剛剛考上當地一所重點中學。第一節語文課上，我們那位當地有名的特級語文教師，用他那沙啞的聲音，聲情並茂地朗誦了一篇散文。然後他告訴我們，作者叫黃蓓佳，是我們縣的人，而且還是我們的校友。那時我正狂熱地愛好着文學，「黃蓓佳」這麼美麗的名字，和她那美麗而哀婉的文字，一下子吸引了我。我對這位同鄉作家本能地產生了親近感。

那個時候，黃蓓佳剛剛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寫的是兒童文學作品，經常在江蘇《少年文藝》雜誌上發表小說，我是每篇必看。印象較深的有《小船，小船》、《蘆花飄飛的時候》等，還有一篇好像叫《月兔》吧。她的小說寫得都很美，又有一種淡淡的憂愁在裡面，看得我很傷感，很長時間都拔不出來。到現在想起來，還是如夢如幻。有一期雜誌的封二上還登了她的照片，人長得也很美，就像她的文字一樣，燙着那個年代時髦的波浪髮。說出來很不好意思，我在心裡默默地喜歡上了她。

等我上了大學，她已經不寫兒童文學，而改寫當時比較流行的「校園文學」了。我依然關注着她的創作，讀了她的所有作品。那個時期她比較有名的作品是《這一瞬間如此輝煌》、《夏天的最後一朵玫瑰》、《在水邊》等，依然保留着她早期的風格，意境很美，又有點淡淡的憂愁。我曾經專門寫了一篇論文評論過她這一時期的作品，還在學校學術論文競賽中得了個二等獎。

再後來她又寫成人小說了，又寫兒童文學了，她的作品日益成熟，得了好多大獎不過我看得就很少了。雖然我知道這些作品比她初期的作品要成熟、要優秀，但我所喜歡、所懷念的還是當年看過的那些小說。那些小說，在寫作技巧上可能生澀了一點，可是就像清晨草葉上的露珠一樣清純可人，讀後讓人心地特別澄淨。想起那些小說，想起她的那張照片，我心中就氤氳着一個夢，像清晨的霧一樣，像夜晚的月光一樣，迷濛而清美。我一直很想見見這位同鄉作家，想當面向她傾訴一個文學少年、文學青年、文學中年對她的喜愛之情；我甚至想寫一封長信，把這種感情表達出來。夜晚睡不着的時候，我把信的內容都想好了。我還想託南京的朋友幫忙介紹我認識她，我真的很想看看她，哪怕只說幾句話！可是我終究不敢如此莽撞，所以一直壓抑着這個念頭。

到得幾年前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卻意外地見到了黃蓓佳。那次我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一起出席一個活動。中午吃飯時，我特意和她坐在一起。我告訴她，我很早就讀過她的作品，非常喜歡；現在我的兒子也在讀她的作品。不過，這個時候我畢竟不是少年了，而且也算是一個比較「有身份」的人，不敢過分流露自己的感情，所以話說得比較矜持。黃蓓佳也沒怎麼當回事，她可能已經聽慣了這種話吧，所以也只是淡淡地表示了感謝，然後就說別的去了。我的心裡不免有點惆悵。她哪裡知道，在我心目中，她一直是一個美麗的夢啊！

說「京洛」

文史叢譚

馬其鈍

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《文匯報》「筆會」副刊阮儀三《浦東的新場古鎮》文，談到古鎮張宅門聯：「京洛傳鉤；曲江養鴿。」解釋說：「京洛是指唐代的首都西京長安，東都洛陽。」此或依郁賢皓教授主編《李白大辭典》之解釋。李白《敘舊贈江陽宰陸調》詩有「京洛事遊遨」句，該辭典釋「京洛」爲「京師長安和東都洛陽」。此釋有誤。

京洛，指東京洛陽，相當於「京城洛陽」之省稱，而不是西京長安、東都洛陽之合稱。「京洛」一詞，早在唐代以前，已多用之。如東漢班彪《冀州賦》「遂發軫於京洛，臨孟津而北厲」、班固《東都賦》「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」、蔡邕《述行賦》「余有行於京洛兮」，皆指洛陽。因洛陽爲東漢之都城，所以稱爲「京洛」。「京洛」之稱，歷代習用，如西晉陸機《爲顧彥先贈婦》詩之名句：「京洛多風塵，素衣化爲緇。」《北史》有「垂拱京洛」、「身官京洛」、「襄城控帶京洛」等語，亦皆指洛陽一地，而非長安和洛陽兩地。權威辭書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均解釋爲洛陽，雖未錯，但欠確當，因爲「京洛」後又成京城的代名詞，而不限於指洛陽了。如唐人盧照鄰《送梓州高參軍還京》「京洛風塵遠，褒斜煙露深」，指長安。北宋王安石《次韻酬宋中散》「超然京洛諒難雙，處在家庭譽在邦」，指汴京（開封）。南宋陸游《寓嘆》「舊時京洛塵埃面，今作江湖風月民」，則指臨安（杭州）。抗日戰爭勝利後，陳寅恪《報載某至重慶距西安事變將十年矣》詩有「鐵騎飛空京洛收」句，指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。此外，據上聯尾仄聲、下聯尾字平聲的楹聯常識，新場古鎮張宅門聯當爲「曲江養鴿；京洛傳鉤」。此聯對仗工整，既爲古鎮老宅之聯，上下聯當不會鐫錯，應係阮儀三誤錄，順便指出。

以「愛國」名義說假話

如是我見

商子雍

當了兩天評委，比賽的內容嘛，一天是名曰「中華誦」的朗誦，另一天是以「爲祖國喝彩」爲主題的演講，參賽者是西安市各區、縣的中、小學生。

評委中多有朗誦方面的專家。我對他們說：「各位是靠張口閉口來爲人民服務的，是『嘴力勞動者』；而我，則是通過動手敲鍵盤碼字來爲人民服務的，是『手力勞動者』。有道是『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。』所以，各位是君子，在下是小人。」當然，這是玩笑話，不過從中亦可得知，作爲評委，我更有能力關注的，是演講和誦讀的內容。

誦讀的作品好像都不是學生的原創，儘管也有優劣之分，這裡就不去說了；而出自學生之手的演講稿中的一些問題，則讓我沉思，讓我憂慮——「在『愛國』的名義下說假話」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「還是在牙牙學語的時候，父親就對我說：『要記住，你是炎黃子孫，你是龍的傳人……』」舞台上，一位小選手用稚氣的嗓音莊嚴宣示，而評委席上的我，則忍不住地先是啞然失笑，繼則搖頭嘆息！

要知道，「牙牙」是象聲詞，用來狀繪嬰兒學說話的聲音，而中國的嬰兒學話，一般是在一歲左右的時候吧！本來，「要記住，你是炎黃子孫，你是龍的傳人……」這樣一番話，無疑是能讓人產生莊嚴、神聖的感覺的，但如果是向一歲左右的嬰兒如此耳提面命，那這位父親的智商，就分明是低到愚不可及，讓人覺得滑稽可笑。而一歲左右的兒子居然聽懂、並且記住了這麼一通宏言讜論，還在十幾年後的演講中講述，那智商之高可謂「神童」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一個下午的演講比賽中，這樣的「神童」竟出現了四位，佔到參賽小選手的五分之一。顯然，這是一通由某個大人編造出來的貌似莊嚴神聖、實則滑稽可笑的謊言，而如此漏洞明顯的謊言，居然能被用來對學生進行所謂的「愛國主義教育」，居然能被這麼多的小選手信服，並不約而同地在演講時正面引用，這不能不讓人深感痛心！

我不想過多責備在演講中說了謊話的小選手，畢竟，他們還是孩子；但他們卻必須緣此牢記這樣一條人生準則：誠信作人，不說假話。同樣，對那些面對「還是在牙牙學語的時候，父親就對我說：『要記住，你是炎黃子孫，你是龍的傳人……』」這樣一通貌似「愛國」的假話喪失警覺的大人，我也能夠理解，畢竟，我們曾經歷過一個「假話、大話、空話」氾濫的時代，靈魂受到污染，在所難免。但我卻無法原諒那種居心叵測地在「愛國」的名義下說假話、並且用這種假話去扭曲孩子心靈的大人。有這樣的居心叵測者嗎？當然有。對這樣的貨色，坊間倒是有一個準確而深刻的稱謂：「愛國賊」！又及：這篇短文寫於兩個多月前，因爲其中的看法已在比賽現場評點時向小選手宣示，故而就不曾給傳媒投寄，一直掛在我的博客上。兩個月後，應邀爲中、小學生的演講比賽當評委，發現短文中提到的那句假話依然被人使用，看來，找家報紙發表這篇短文，也許還有必要。

佛學詞語豐富生活語言

文化經緯

朱育友

有人說宗教的傳播也往往同時伴隨着文化的流通。的確，佛教傳入中國，受到華夏固有文化影響，而興起了石破天驚地改革教義的中國化宗教——禪宗。這個新興教派曾盛極一時，使其他佛學宗派爲之披靡，並從中國外傳而風行日本、高麗。華夏固有文化則海納百川，有選擇地吸收佛教文化精華融入自身，使自身在哲學、文學、藝術等多個文化領域獲得新的養份而發展得更爲絢麗多彩。佛教對華夏文化的影響是極爲廣泛的，常用生活語言也融入了很多佛教經典詞語。

佛學經典浩如煙海，原本都是梵文。自從佛教傳入中國，汗牛充棟的梵文經典被逐漸譯成華文。自兩晉、南北朝以至隋唐各代，著名譯經高僧輩出，其中最負盛名、譯經最多者，是被小說《西遊記》所重筆渲染的唐僧玄奘。玄奘實有其人，也果眞有往天竺求經之事。他出國十七年，在天竺深研佛學，造詣之高爲五天竺大小乘各宗派僧侶所一致敬服。《西遊記》說他歸國途經流沙河，師徒凌空飛渡，而在天竺求得的經典則由生活於流沙河之老黿馱載渡河，不料老黿因一言不合，故意於中流潛伏入水，以致經典盡失，只剩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字。這是小說虛構的情節。其實玄奘歸來時，帶回來的梵文經典多達六百五十七部。他歸國後於長安大雁塔等寺院譯經十九年，至五十六歲圓寂時已譯出七十五部，爲佛學做出了重大貢獻。玄奘和在他之前之後的譯經學者，譯經有共同體例，凡是經文中意義深奧微妙、詞有多義，以及人名、地名、咒語，也就是玄奘所謂「五不翻」者，皆用音譯，而一般經文概用意譯。意譯經典有個難處，因爲經文中有大量名詞、概念、術語在華夏文獻中是沒有的，沒有現成的恰當同義詞或文字可翻。玄奘及在其前後的譯經者對此難題的解決方法，是創造能夠表達經義的新詞。例如「世界」這個詞，便是古籍所無，而是譯經者爲翻譯《金剛經》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、《阿彌陀經》「極樂世界」等經語而創造出來的。譯經者創造的新詞充實豐富了華夏詞彙寶庫，有利於在社會不斷前進，新生事物不斷湧現的形勢下滿足了表達思想感情，反映新生事物的需要，所以能隨佛教的廣泛傳播而融入常用的生活語言。此類融入常用生活語言的譯經創造新詞多不勝數，信筆舉例，諸如「平等」、「信心」、「莊嚴」、「利益」、「無數」、「虛妄」、「思量」、「演說」、「消失」、「思維」、「意識」皆來自《金剛經》譯本，「掛礙」、「恐怖」、「顚倒」、「夢想」、「眞實」、「究竟」皆來自《心經》譯本，「苦惱」、「解脫」來自《法華經普門品》譯本，「成就」、「誠實」、「稱讚」來自《阿彌陀經》譯本，「唯心」來自《華嚴經》，「實際」來自《最勝王經》，「覺悟」來自《涅槃經》。

日常生活用語吸收佛經新詞不是兼收並蓄，也不是死搬硬套，而是有選擇，有引申假借，有刪節增益。有的詞義和用法也有所改變。例如，生活語言所最常用的「眞相」這個詞，源出《洛陽伽藍記》：「修梵寺有金剛，鳩鴿不入，鳥雀不棲，菩提達摩雲得其眞相也。」菩提達摩創造「眞相」這個詞，本是說眞實相貌，但生活語言卻引申開來，凡事物之眞實情狀皆稱爲「眞相」。此詞應用甚廣，打開報紙收看電視隨時隨處可見，都是這樣用法。又如「信仰」，首見《華嚴經》「天人等類共信仰」，註疏說「深信三寶（佛法僧）而欽仰之」，顯然「信仰」是指信奉佛教，但常用語言卻對信奉基督教、伊斯蘭教等宗教或信奉某種思想也稱「信仰」。「方便」一詞首見《維摩經》：「以無量方便饒益衆生」，「方」是方術，「便」是穩便，此詞原意是以靈活方法引渡衆生，今人則凡是簡捷便利之事皆稱「方便」。《壇經》記載行思法師初到曹溪拜見六祖惠能，六祖問行思「落何階級？」行思答：「聖諦尚不爲，何階級之有？」從此記載可知佛家創造「階級」一詞，原意是指對佛學修養認識之深淺高低層次，今人則用作劃分社會成份的政治名詞。在佛教中常見「無心」這個詞，原意是不生妄想之心，後代卻引申爲事出偶然本無成心，如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。此類在常用語言中改變意義之詞例甚多。

在常用生活語言中，還有大量來自佛經或禪宗高僧《語錄》的成語，諸如「一塵不染」「不二法門」「三頭六臂」「四大皆空」「五體投地」「不可思議」「不即不離」「心心相印」「本來面目」「水到渠成」「逆水撐船」「打成一片」「立地成佛」。佛學經典尤其是禪宗《語錄》中的成語十分豐富，大多有深刻內容，使用得當可以獲得言簡意賅的修辭效果，但其用法也不是一成不變，有時也被生活語言轉移其本義。例如成語「天花亂墜」原來典故是說梁朝時禪僧雲光法師說法，其精彩處感動了上天，有香花紛紛從天空中墜下，生活語言卻往往反其本義，用來形容誇誇其談譁衆取寵。又如成語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」，其典故是傳說釋迦牟尼誕生時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口稱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」，現代生活語言也反其本義，而用來譏誚目空一切，妄自抬高自己者。

唐朝崇慧禪師在天柱山開堂說法，有僧問：「達摩未來此土時，還有佛法也無？」禪師以機鋒語回答：「萬古長空，一朝風月。」我們不必去探索這答語有什麼機鋒，但借用來說明佛學詞語在生活語言中的作用似乎頗爲恰當。佛學詞語在生活語言中，其意義和用法可因時代推移，而像風月一樣朝朝不同。但佛學詞語在充實豐富生活語言的作用，雖然不能說如長空萬古不變，最少也可以說是源遠流長，經久不息。

梁河葫蘆絲

文化什錦

霍無非

傣族同胞手工製作葫蘆絲 霍無非攝

有一種美妙的樂聲響遍彩雲之南。在傣寨水邊的叢叢竹林，在形態逼眞的石林石海，在馬幫鈴響的茶馬古道，在玉龍雪山下的古街古巷……《月光下的鳳尾竹》、《蝴蝶泉邊》、《美麗的地方》等雲南風情樂曲，借它圓潤樸素，婉轉流暢的天籟之音，與旖旎明媚的自然風光，純樸多樣的民俗民風融爲一體，它就是民族樂器葫蘆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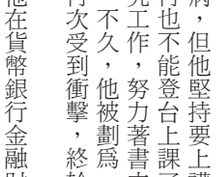
葫蘆絲的故鄉在滇西梁河縣，這裡的壩子上盛產綠油油的苦葫蘆，晃悠悠地吊着，煞是好看。葫蘆長成了，傣族同胞把它們採摘下來，卻不食用，過去這裡的葫蘆有兩個用途：一作酒器，就像「林教頭風雪山神廟」那樣，槍挑酒葫蘆，現已少見。二作樂器，葫蘆絲便是，一直延續至今。在梁河南甸宣撫司署原址門外，一陣吁吁嗚嗚的葫蘆絲樂聲吸引了我，覓聲而入，見幾位傣族青年在一間房門口，手工製作葫蘆絲，其中一位微胖的男子正在校音，他叫杜德光，當地年輕一代葫蘆絲製作師傅和演奏家。談起葫蘆絲，他滔滔不絕，興致蠻高，葫蘆絲的歷史上溯久遠，少說也有近千年，在民間代代相傳，小的時候，受民風薰染，也和長輩們一樣愛吹葫蘆絲，把生活的喜悅化作歡快的旋律，歌罷舞罷，一天的勞累煙消雲散。後來拜師學做葫蘆絲，經過二十餘載的刻苦鑽研，特別是經名師哏德全的悉心指點，技藝突飛猛進。梁河製作葫蘆絲的高手有個共同特點：都是優秀的演奏家，他做的葫蘆絲，已銷往國內多個大中城市。

製成一件葫蘆絲，主要有選材、打孔、製管、上簧、安裝、校音等工序。摘下的葫蘆經過挑選，選擇飽滿厚實的剝皮浸洗，在晴日下晾曬數天，使之乾透，然後在葫蘆底部正中鑽孔，掏盡內瓤和籽，成空心狀。烘烤防蟲是製作的重要一環，把葫蘆及用作主管、副管的紫竹放在小火上烘烤，可防蟲和增加材質韌性。主管、副管的粗細要與葫蘆大小相配，一般是一主兩副，主管長，副管短，先用標尺在主管相應位置打記號，接着用小巧的刀具挖好音孔。主管頂端要挖凹槽，裝上簧片，這是關鍵，舊時科技不發達，裝的是竹片，葫蘆絲的音色不夠亮，後來，心靈手巧的傣族同胞改用薄銅材作簧片，讓音色產生質的飛躍。根據主管、副管的粗細在葫蘆底部鑽好三個孔，插入竹管，安好吹嘴和軟塞，校過音，再經密封、拋光，一件葫蘆絲就製成，拴上紅穗兒，頓時精氣神十足！

葫蘆絲的售價與音調、材料有關，降B、C、D調的葫蘆絲材件小巧，發音清麗，售價相對便宜，F、G調的葫蘆絲音色渾厚，葫蘆和竹管粗大，售價就貴些。如今，葫蘆絲上精工細刻的絕美圖案，成爲時尚的包裝，也是定價要素之一，按材質和做工，花五六十元到三四百元，都可買到一件葫蘆絲。梁河的葫蘆絲專賣店還免費培訓，便於葫蘆絲的推廣普及。這煥發了青春的古老民族樂器，深受傣族、布朗族、德昂族、阿昌族、漢族等各族人民喜愛，在邊疆各族人民的傳統節日上，都能聽到它悠揚歡快的樂曲，增進民族和睦團結。

「陶朱公」

鄧小秋



說到「陶朱公」，或許人們還比較陌生。但是，只要提到范蠡與西施，那恐怕大家就非常熟悉了。有關西施傳說的各種戲劇，至今仍廣泛流傳演出，人們都耳熟能詳。相傳，春秋末年，吳國稱霸。范蠡向越王勾踐獻策，將西施送往吳國，穩住吳王。勾踐臥薪嘗膽，經過十年生聚，國力大增，終於戰敗吳國，稱霸中原。據說，范蠡在功成名就之後，便急流勇退，帶着西施，離開姑蘇，泛海而去。先到商業發達的齊國，由於他經營得法，齊國很快就富裕起來，便要留他爲相。可是，范蠡卻又棄官而去。後來，他定居在山東定陶縣一帶，以朱公自稱，後人便一直尊稱他爲「陶朱公」。

范蠡經商有道，他到那裡治理經濟，便能富國富民，可說是一位富有經濟頭腦的傑出人物。司馬遷曾稱讚他：「能擇人而任時」。說明他善於重用人才，讓有本事的人進行管理。同時，他又不是只讓自己暴富，而不顧他人的死活。「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。此所謂富好行其善德也」。這就是說，他既是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又能帶頭讓其他人也要過上好日子。過去，舊時代的店舖裡，常有一副對聯：「經商不讓陶朱富，貿易常存管鮑風」。「陶朱」，就是指的范蠡。這也說明歷代的商家們都熱衷於學習范蠡的經商之道，學習他能夠經商致富以自勉。

善於抓住商業貿易的經營時機，是范蠡經營思想的核心。譬如說，夏天人們不買皮貨，只有到了冬天，皮貨才暢銷。但是做生意的人，不能等到冬天才開始進貨，而應該在夏天就要備足貨源，方能保證在冬天售出時賺錢。他還認爲，物價之貴賤，主要在於供求的變化，供不應求，物價就會暴漲。所以，政府如果要穩定穀價，就要在穀賤時收購，穀貴時平價賣出，才能使社會穩定，不會「通貨膨脹」。這一經濟思想，對後來的中國經濟的發展，影響極大，歷代都對此奉爲「治國之道」。因爲范蠡極有經濟頭腦，後人就根據他的經營經驗，整理成《陶朱公經商十八訣》，流傳後世。如：「買賣要適時，切勿拖誤，喪失良機」，「期限要約定，切勿馬虎，不失信用」，「用途要節儉，切勿奢華，奢則財竭」，「價格要訂明，切勿含糊，避免爭執」等等，諸如此類，都很值得管理經濟工作的人士學習與借鑒。

愛做教師的國民黨上將

人與事

施立松

八十年前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，就中國問題發表看法，激起中國思想學術界頗大反響。羅素離開中國後，剛從英倫學成歸來的楊端六在長沙作了題爲《和羅素先生談話》的演講，他主張要理性地對待羅素的學說。楊端六的觀點被時任新民學會領導人兼長沙《大公報》特約記者毛澤東記錄下來，並用「楊端六講，毛澤東記」的署名，登在當年的長沙《大公報》上。

楊端六早年留學日本，後又留學英國，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了七年的貨幣銀行專業。歸國後，他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，對商務印書館的會計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，從而使商務印書館的財務扭虧爲盈，一時被外界譽爲商務的「金櫃子」。後又由蔡元培推薦，出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。一九三〇年籌備成立新武漢大學，他是籌備人之一，此後他先後擔任武漢大學經濟系主任、法學院院長、教務長等職務，直至終老。

因楊端六在經濟學專業領域聲名卓著，蔣介石請他專門講了兩次經濟學，他也由此得到一個「蔣介石的老師」的稱謂。「九・一八」事變後，蔣介石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，成員以財政經濟、文化教育、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專家爲主，楊端六出於愛國熱忱，在蔣介石刻意拉攏下，也加入了國防設計委員會。一九三四年，蔣介石又任命他爲軍事委員會第三廳（審計廳）廳長，授予他上將軍銜。楊端六十分苦悶，他喜歡做學問當老師，特別喜歡武漢珞珈山安靜的校園，他不喜歡做官，千方百計躲避政治，他曾告誡孩子：不要黏上政治，政治就像戀愛一樣，一旦陷進去就不能自拔。他找出各種藉口推辭，但蔣介石堅決不答應，後在蔣介石再三要求下，楊端六提出任職的三個條件：不離學校，不離講台，不穿軍裝。蔣介石本來只是借學者來裝飾門面，並不眞要他去監督，所以對他的條件一一答應。此後的四年，楊端六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南京去上任，於是他成了國民黨軍中唯一不穿軍裝的上將。在後來的抗戰期間，蔣介石又多次請他去重慶國民政府財政部做官，他都以侍奉老母爲名婉拒了。

能重新回到校園安心教學的楊端六治學更加勤奮，武漢的盛夏，驕陽似火，他赤着臂膀伏案疾書，桌旁放一盆冷水，汗流如注時，就擰一把毛巾擦去接着寫。他治學嚴謹，要求學生讀英文原版書，有一次考會計，考題是英國文官考試用的題：一個賬簿被火燒了，一些地方不全，讓學生根據一些會計事項、發票和其他資料把這個賬補上。結果全班同學都被考倒了，最高分也只有七十三分。一九三八年八月，日軍瘋狂轟炸武漢，一天，楊端六一家正在吃午飯，忽然，空襲警報大作，幾十架日本轟炸機壓頂而至。所有人奔出去逃命，楊端六卻往裡屋跑，一時間，房子夷爲平地，灰頭土臉的楊端六抱着搶出來的《貨幣與銀行》手稿，傻呵呵地大笑。後來，楊端六在武漢大學擔任校領導職務，但他始終堅持上講台爲學生授課，主要教授「貨幣與銀行」。他的著作《貨幣與銀行》出版後，一直作爲教科書，一九四〇年代大多數大學經濟系都用它作爲教材。一九七〇年後，這本標價三十二元、秋草一樣顏色的經典書籍還在舊書店出售，它已影響了好幾代「經濟人」。解放後，楊端六重回珞珈山任教，仍任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。那時，他已六十多歲了，有嚴重的腰痛病，但他堅持要上講台授課。一次上課時，他重重跌了一跤，從此就再也不能登台上課了。但他沒有放棄心愛的教師職業，他在家裡做研究工作，努力著書立說，五十年代末期，他完成了《清代貨幣史稿》。不久，他被劃爲「右派」，精神受到極大刺激，「文革」期間，他再次受到衝擊，終於在乏人照料下悽然離世。

楊端六一生信奉「只做教師，不做官」，他在貨幣銀行金融財會方面，作出了具有開拓性的貢獻，是著名的理財專家，被尊崇爲「中國現代貨幣金融學的奠基人之一」，是聲名僅次於馬寅初的貨幣學家。但他卻總爲情境所迫，不能完全專心於學術和教書育人，否則他的成就當不止於此，這也是那一代學人共同的命運和悲劇。